

● 台港澳小說名家 ●

丹心錄

(中)

独孤红 著

华文出版社

惩恶少

小翠突然俏生生地笑道：“刚才关大爷跟大爷一块儿站在门外，害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关爷，您是怎么知道姑娘在这儿的？”

关山月笑了笑，道：“是我班里的一个弟兄，在‘天桥’无意中看见了红姑娘，回去对我说了，我起先不信，可是他说他绝没看错，于是我就赶紧跑来看看，可巧在场子旁碰见了乐大哥……。”

乐宝林笑道：“兄弟，还说呢，舍妹，舍妹的，可冤苦了我，不过也难怪我上当，让叫舍妹也姓关哪！”

这调侃一句，听得红姑娘又红了脸！

乐宝林笑嘻嘻的又是一句：“烧盘儿了（害臊）真是，用得着么？妹子，姓他这个关字，还不是迟早的事儿？”

饶是红姑巾帼侠女，她也臊得抬不起头来！

小翠噘着小嘴儿一旁帮了姑娘的腔：“大爷，你可算是娘家的人哪！”

乐宝林一怔，旋即点头大笑，道：“对，对，对，小翠说的对，我是妹子的娘家人，该站在妹子这一边儿，真是，我是糊涂了，刚才说的收回，全收回，行了么？”

小翠笑了，笑得永远那么美，那么甜！

笑声中，乐宝林忽地皱起眉锋，望着关山月道：“兄弟，别怪我说话不瞧时候煞风景，刚才的事你能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乐大哥是指那位大少？”

乐宝林点了点头！小翠“呸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提起他我就恶心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乐大哥，我并没有把个‘九门提督’放在眼里！”

乐宝林道：“兄弟，您不知道，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……。”

红姑美目微横，突然说道：“大哥也真是，他有胤祯撑腰，又怕得谁来？”

“对了！”乐宝林呆了一呆，拍了一下大腿，道：“我怎么把这个主儿给忘记了，‘九门提督’权势再大，他可绝不敢招惹四阿哥，雍郡王呀……”一顿，接道：“只是，兄弟，你看他会来么？”

“会！”关山月点头笑道：“一定会，以他平日的气势，他岂肯吃这个亏，要让我看他回去后绝不会先去找拜善，定然是先带着人找来出出气，然后再把我交给拜善处置！”

乐宝林道：“那么，你怎么办？兄弟？”

“他们走着来，我让他们爬着回去，然后他会去找拜善，拜善对他一说，不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而且包管他今后绝不敢再进这个门儿！”

乐宝林笑了，拍手说道：“好主意，痛快，痛快，谁敢打‘九门提督’的少爷，兄弟，也只有你了……”忽听大门砰然一声，忙道：“来了，兄弟，说着曹操……。”

“姓关的，你出来！”

门外响起了一阵叱喝！

四人抬眼外望，只见院子里闯进了四个气势凶凶的大汉，叉着腰，瞪着眼，不可一世！

门外，还站着七个人，六个是打扮俐落，腰中鼓鼓的大汉，中间一个是个‘九门提督’的大少！他站在门外指手划脚地直嚷嚷，可就不敢进门！

关山月笑了，道：“乐大哥，您陪红姑屋里坐坐，我出去瞧瞧去！”说着他站了起来！

乐宝林霍地站起，道：“不，兄弟，我跟你一块儿出去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乐大哥，您犯不着，以后您还要在‘天桥’……。”

乐宝林道：“兄弟，那我何如当初不让他瞧见，我不说过了么？我豁出去了，虽然插不上手，瞧瞧热闹，瞻仰瞻仰兄弟你的高绝身手，饱饱眼福总是难得的机会！”

关山月没再多说，一笑转身行了出去！

院子里站定，他抬眼打量，微一拱手，含笑说道：“四位是……。”

一名大汉冷冷说道：“‘查缉营’的！”

“查缉营”与“侍卫营”是两个不同的衙门，“查缉营”归“九门提督”直接统辖，负责京畿安宁，查缉一些奸犯科！

而“侍卫营”则归贴着亲贵边儿的人统带了，负责内城以及“紫禁城”的安全，虽不如御前带刀的大内贴身侍卫，但比起“查缉营”要大，要高得多！

照理，“查缉营”的绝不敢招惹“侍卫营”的，可是今天有大少撑腰，那就另当别论！

关山月当即“哦！”地一声笑道：“原来四位是‘九门提督’辖下‘查缉营’的，失敬！”说着，他拱起了手！

那适才发话大汉，犹不知死活地端起了架子，面泛凶狠

之色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就是在‘侍卫营’当差的姓关的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关某人！”

那大汉道：“好得很，‘查缉营’平日受够了‘侍卫营’的气，但碍于提督而一忍再忍，今天你竟敢出手殴打提督大少，简直胆大包天，形同造反，新旧帐一并算，今天爷们倒要看看‘侍卫营’当差有什么过人之处……。”

只听那位大少在门外叫道：“少跟他罗嗦，把他揪出来！”

那大汉一摆手，道：“姓关的，听见了么？是汉子跟爷们出去，大少不愿吓着了关姑娘！”

关山月一点头，道：“可以，我这就出去，但在我没跟四位出去之前，我要先请问一声，刚才踢门的是那一位！”

那大汉道：“就是我。怎么样，你咬我的……。”

他那个脏字还没出口，关山月已然说道：“不怎么样，我留你一条腿！”

话落跨步，飞闪而至，飞起一腿直踢出去！

关山月身手快捷如电，那大汉只觉眼前一花，当他知道情形不对时，关山月脚已扫在他左腿膝弯上！

只听“叭！”地一声轻响，随听那大汉杀猪般一声大叫，砰然倒地，抱着左腿乱滚！

那另三个被惊住了，没一个敢动！

乐宝林为之动了容！

关山月像个没事人儿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三位，请跟我出去！”手往后一背，当先行了出去！

他把背后毫无顾忌地全交给了人，这是机会，一名大汉悄无声息地探身欺进，抖身一掌直劈关山月后颈！

乐宝林看得清楚，大惊忙喝道：“兄弟，留……。”

“神”字未出，关山月左手后抛，那偷袭大汉大叫一声捂着肚子蹲了下去，头上都见了汗！

没一个敢动了，关山月跨步出门，门外，那七个由那位大少领着直往后退，个个满脸的惊骇色！

突然，那位大少爷站稳了，大声叱道：“该死的混帐东西，还不上去……。”

一声大喝，寒光闪动，那六个大汉探腰亮了兵刃，个个凶狠惊骇，跃跃欲动，但有点怯意！

“怎么？”关山月笑道：“亮家伙，动兵刃了？诸位要弄清楚，这儿是京畿重地，我是‘侍卫营’的……。”

一名大汉色厉内荏地道：“你打提督的大少爷，胆大包天，形同造反，就该死！”

“好！”关山月点头说道：“我话说在前头，那个敢先动，我就让那个断一只手！我说得出，做得出，诸位要不信请看里面那两位！”

那是一点不假，谁都看得清楚，关山月这句话确有震慑之效，那六个没一个敢先上！

那位大少爷脸上老大地挂不住，他厉喝说道：“该死没用的东西，你们那个敢不上，我就要那个的脑袋！”

这句话更慑人，断手总比丢脑袋好！

那六个迟疑了一下，一名大汉突然大喝跃起，抖起手中兵刃直扑关山月！

关山月一摇头，道：“念在你被逼无奈份上，去！”身子一偏，抬腿踢出！

那大汉闷哼一声抱腕退后，那兵刃化为一道寒光冲天直上，数十丈高处力尽势微，掉头坠，“噗”地一声直挺挺地扎在远处的雪地上。

关山月抬眼一扫，道：“还有那位要上？先招呼，这回可没那么便宜！”

那五个，没一个动！

那位大少爷厉喝说道：“真笨。真没用，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，你们简直糟塌粮食，‘查缉营’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不要脑袋了，上啊！”

那五个互觑一眼，只听一人叫道：“弟兄们，豁出去了，拚吧！”

五名大汉兵刃挥起，一阵风般地扑了过来！

关山月摇头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可怜虫令我不忍！”一闪身，横里跨步，他已到了那位大少爷面前。

那位大少爷大惊失色，机伶大喝：“大胆，你想干……。”

关山月劈胸揪住了他，身形一旋，把他带了过来，带得他眼前冒金星，七荤八素。

关山月淡然喝道：“各位，请往他身上招呼！”

那几个大惊，一起收势站住！

关山月道：“请诸位把兵刃收起来！”

那几个犹豫了一下，乖乖地把兵刃藏回腰里！

关山月笑道：“谢谢诸位合作……。”

凝注那位大少爷，笑接道：“大少，令尊辖下的‘查缉营’里还有多少人？”

那位大少吓白了脸，直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，你想干什么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不干什么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大少该多带几个来！”

那位大少爷没有说话！

关山月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大少，如今，你我该怎么

说？”

那位大少爷有点硬，道：“我找拜善说话去！”

关山月双眉微扬，笑道：“好啊，大少你尽管请，只是那恐怕要往后搁搁，眼前大少你纠缠民女于前……。”

那位大少爷道：“她只是个江湖卖解女子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江湖卖解女子也是人，并不见得比谁低贱些，在这儿我愿意告诉大少，她是我的人，你大少纠缠我的人于前，复又纠众行凶于后，眼前这件事，咱们该先了一了！”

那位大少惊恐地道：“你打算怎么个了法？”

关山月淡然一笑道：“很简单，我这个人一向宽怀大度，不为已甚，我并不怎么打算为难你大少，我出身江湖，如今任职官家，先按我的江湖规定，废去你大少的四肢，然后再让你‘查缉营’的这些人抬着你找统带告官状去！”

这番话听得那位大少爷吓破了胆，他面无人色，猛然一挣，扯着喉咙便叫：“救命啊，杀人了，救命啊……。”

“大少！”关山月笑了笑，道：“我无意杀人，你可别乱给我扣帽子，‘天桥’锣鼓喧天，恐怕你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听见！”

关山月没直说，要是直说，那就成了，就是有人听见，恐怕人家乐得瞧个痛快，也不会有人管！

事实上关山月没说错，他叫了半天，没看见一个人跑过来，他没辄了，也软了，不叫了！

关山月淡然一笑，回身扬手，道：“那位把兵刃借我用一下！”

那位大少魂飞魄散，心胆欲裂，忙颤声哀求说道：“关，关，关壮士，你饶，饶……。”两腿一软，便要跪

下！

关山月可没让提督大少跪，关山月也明白，假如让他这么跪下，那显得自己做得太过，在雍郡王胤楨或拜善那儿不大好说话，当即揪胸一提，把他提了起来，道：“大少，这我不敢当，你大少这一套也令我心软，我只听你一句，以后还来不来纠缠了？”

那位大少爷头摇得像货郎鼓，忙道：“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关壮士，我绝不来了！”

关山月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说过，我这个人由来宽怀大度，不愿为已过甚，大少，没事了，带着你的人，请吧！”

手一松，那位大少踉跄退出去好几步，他可没敢再多说，也没敢再瞪关山月，更没招呼“查缉营”的那几个，抖着两条腿，转身便跑！

惊魂犹颤，拾回了一条命，怪爹娘少生两条腿，他能不跑？活了这么大，他可从没受过这等惊吓！

他一跑，“查缉营”的那几个也要跑！突然——

“慢点！”关山月陡扬轻喝，那几个一震停步，眼望着关山月，满含企求，好不可怜！

关山月抬手指向院子里，道：“把贵营的人带走！”

那几个走进院子里，扶起受伤的，一拐一拐地狼狈而去，目送那几个远去，关山月走向插在远处雪地上的那把刀，伸手把他拔了起来！

他往回走的时候，乐宝林迎了上来，挑着拇指，惊喜地道：“兄弟，高，高，高，我算是开了眼界，兄弟，你这身工夫是怎么学的？胆识又是那儿来的……。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乐大哥，工夫是跟师父学的，胆识是向老天爷借来的！”

乐宝林笑了，但他忽地皱起眉锋，道：“兄弟，真的不碍事么？”

关山月微一摇头，道：“刚才就不碍事，如今是更不碍事了！”

乐宝林微笑说道：“怎么说，兄弟？”

关山月一扬手中那把刀，笑了笑，道：“乐大哥，就凭这把刀，我要使我这被告变成原告！”

乐宝林呆了一呆，倏然失笑，叹道：“兄弟，你真行，你这个人，是我生平首遇，走，进去吧，别让妹子跟小翠耽心了！”

关山月跟着乐宝林走了进去，红姑正在堂屋里，有点坐立不安，一见两人行进，忙站起来望着关山月道：“你，做得好像过了些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谁说的？他该算最便宜的一个！”

红姑愁聚眉锋地道：“刚才你跟大哥的谈话我都听见了，碍事虽不碍事，但怎么说百姓斗不过官，这种人总是防着点儿好，‘天桥’我不打算再去了，好在我有点手饰。够用一段日子的，这儿我也不打算再住下去了……。”

关山月截口说道：“我看不必！”

“不，兄弟！”乐宝林一摇头，道：“妹子说得对，胳膊总别不过大腿的，百姓永远惹不起官，何况咱们又不是满族人，他们固然奈何不了兄弟你，可是他们能窥机会对付妹子她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乐大哥，我不以为他们敢！”

“兄弟！”乐宝林道：“凡事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万一他们窥机会来对付妹子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那乐大哥可以给我送个信儿！”

乐宝林道：“兄弟，我凭什么进内城？就算能进去，就准能见着你么？要万一见不着你呢？这你不得不考虑？就是见着你了，你再敢去，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呀？到了那时候，胤禛虽然对你再好，看你再重，我不以为他会因为你把个‘九门提督’怎么办？官官相护，这是古来不变的道理，再说他们也都是满族人，妹子怎么说也是个弱女子，万一她有三长两短，你怎么办？”

关山月默默不语，半晌始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‘天桥’不去就不去吧，搬也就搬吧，只是，红姑娘，别动你的手饰，该留着它，我这儿有几张银票，先拿去用，过两天我再送来！”

说着，他探怀摸出几张银票递了过去！

柳绡红有点迟疑，乐宝林一旁说道：“拿着吧，妹子，我这个做大哥的虽然没拖家带着，可也没多少力量帮你，你跟兄弟还分什么彼此？”

柳绡红娇靥一红，默默地接了过去！

关山月心里有种异样感受，他道：“红姑娘打算搬到那儿去？”

柳绡红还没说话，乐宝林已然接了口：“兄弟，这你放心，事包在我身上，我自会替妹子找地方，找房子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那……全仗乐大哥了，我该走了！”

柳绡红猛然抬眼，道：“怎么，要走？不多坐一回儿了？”

“不了！”关山月摇头说道：“营里还有事儿，怕他们找我！”说着，提着那口刀子站了起来！

柳绡红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那……我送你！”

关山月想婉拒，但入目那双眸子，他又觉不忍，把到了

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！

关山月当先行出堂屋！

乐宝林也要送，却被小翠一把拉住，低声说道：“大爷，您这算那门子事呀？”

乐宝林呆了一呆，倏然会意，赧笑说道：“小翠，看来我这把年纪还不如你……。”

当即扬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我不送了！”

院子里，关山月应了一声！

到了门口，柳绡红没越槛，站在门里，手扶着门框，美目深深凝注，眸子里包含了好多好多，道：“你……什么时候再来！”

关山月也有一份不舍，一份惆怅，道：“只要营里没事，我总会常来的！”

柳绡红道：“凡事要小心，别让我日夜的耽心！”

这不等于把关山月当成了夫婿？这语气，不正像妻子对出门的丈夫说的话！

关山月一阵激动，微一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不能一天到晚在这儿，你也要保重！”

柳绡红微一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……。”口齿启动了几下，道：“我不多说了，大哥还在里头，你走吧！”

关山月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要就马上搬，别耽误！”说完了话，他一咬牙，掉头而去！

柳绡红站在门里望着他离去。

关山月没走多远她就进去了，那是因为里头还有位义兄！

固然，她希望在门口多站一回儿，可是她怎好意思让义兄久等，好在以后的日子长哩！

再说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

× ×

× ×

× ×

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刀怕扎眼，关山月把它藏在了袍子里，刚走到了“天桥”的热闹处，只见迎面步履匆忙地奔来了一个人，看打扮，是“侍卫营”的，那是燕青！

关山月心知有事，忙喝道：“燕青，你干什么？”

燕青闻声停步，一凝目，陡又急步奔了过来：“领班，正巧遇上了您……。”

说话间他已到面前！

关山月道：“找我？”

燕青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不是么？大伙儿正着急呢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燕青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领班，大伙儿闯了祸了……。”

关山月“哦！”地一声，道：“闯了祸？闯了什么祸了？”

燕青不安地道：“领班，我先说明，可不是大伙儿敢不听您的话，您待大伙儿这么好，大伙儿会不听您的？实在是那些兔崽子有意找碴，逼人太甚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燕青，别绕圈子了，闯了什么祸，直说吧！”

燕青应了一声，嗫嚅说道：“大伙儿刚才在酒楼上跟人打了架，动了刀子……。”

关山月眉锋一皱，道：“跟谁？谁这么不开眼？”

燕青道：“您想除了‘查缉营’那些兔崽子，还会有谁？”

关山月眉锋一展，笑道：“那倒巧，行了，燕青，咱们边走边谈！”

两个人并肩迈步，走了几步，关山月道：“怎么回事，说吧！”

查 缉 营

燕青道：“想想就有火儿，您不知道有多气，大伙儿叫了几个粉头陪着正在吃喝的痛快，可来巧进了十几个‘查缉营’里的兔崽子，您不知道，咱‘侍卫营’跟‘查缉营’平素就有仇儿，十足地冤家对头，不知暗斗过有多少回了，他们瞧不起咱‘侍卫营’的吃粮拿俸不干事，就是干事也没能耐干大事，只能干芝麻大小事，他奶奶的您想气人不？他‘查缉营’的是什么东西……。”

“好了，燕青！”关山月截口说道：“说酒楼上的吧！”

“是，领班！”燕青赧然一笑，改口说道：“当然，酒楼是吃喝地方，花得起银子的大爷人人能进，喝酒就喝酒吧，可是那些兔崽子不安份，要搁往日，他们绝没那么大胆，今儿个不知吃了什么药，是谁给他们壮的胆，他们居然叫粉头到他们桌上去，您说气人不气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同是吃粮拿俸为官家卖命的，有福同享，何妨让他们几个？”

“没那一说，领班！”燕青一摇头，道：“要是大家平日处得好，那还差不多，就是两张桌子并成一桌，大伙儿请他们吃喝一顿也不要紧，可是平日大家心里有仇，有恨，他们狗眼看人低，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要是让他们一回，他们就拿你当歪种，当肉头，下回更不得了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于是就打起来了！”

燕青道：“尽管平日大家有仇有恨，可是统带一再告诫，本是打不起的，无如，无……”

关山月替他接下去道：“无如大伙儿有了几分酒意，又因粉头在侧，不能不逞逞英雄，对不对？”

燕青红着脸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让您说着了，领班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这是明摆的事，任何人都想得到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苗尚义，龙飞，孔成跟石秀挂了彩，受了伤，可是那些兔崽子们更惨，十个没一个不见血的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打得好，够热闹，大伙儿人呢？”

燕青噤嘴说道：“还待在酒楼里……。”

关山月诧声说道：“还待在酒楼里干什么？等着人家回去叫人？”

燕青红着脸道：“不是，领班，是大伙儿怕统带怪罪，不敢回去，我知道您到‘天桥’来了，所以跑来找您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找我干什么？找我替你们顶？替你们背黑锅？男子汉，大丈夫，事既然敢做就得敢当，告诉大伙儿一声去，就说我说的，自己闯的祸自己担，让他们回营里去！”

燕青迟疑着答应道：“是，领班，只是，只是……。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既然如今之怕，何不当初把粉头让人？燕青，去吧，天大的事自有领班我顶，只告诉大伙儿一声，见了统带实话实说，伤不妨装得重一点，还有，千万别说我知道，明白么？”

燕青乐了，愁眉尽展，一蹦老高，说了句：“领班，您真好！”纵跳如飞而去！

望着那背影，关山月笑了，看看已出了“天桥”，他步

履一紧，快步走向了内城！

到了“侍卫营”门口，钱大东正站在门口东张西望，此人够热心，马屁经背得滚瓜烂熟，一见关山月回来，飞步迎下石阶，满脸惊慌地劈头便道：“老弟，你惹祸了，统带正要派人去找你……。”

关山月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钱老，什么事？”

钱大东道：“老弟，刚才‘九门提督’……。”

只见两名弟兄奔了出来，见了关山月一怔停步，忙道：“关领班，您回来得正好，统带正要找您！”

关山月答应了一声，向钱大东道：“钱老，进去说吧！”

钱大东焦形于色地道：“老弟，进去就来不及了，要不要我跑趟‘雍王府’……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谢谢你，钱老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必了！”

说话间他已跨进大门，转过影背墙，只见拜善正背着手在前院广场上来回踱步！

先前那两个弟兄近前禀报，拜善倏然停步，抬眼直逼大门，关山月快步走前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统带，听说您在找我！”

拜善脸色不大好看，先冷漠地“嗯！”了一声，大概觉得不妥，随后又点了点头，说了句：“是的，老弟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有什么事么？统带？”

拜善迟疑了一下，抬眼说道：“老弟，咱俩到我书房里谈谈去！”转身往后行去！

关山月答应了一声，迈步跟了上去！

到了书房里，拜善脸色凝重地抬手说道：“老弟，你坐

着！”

关山月答应了一声，但没动，因为拜善还站着，怎么说他是顶头上司，他没坐，关山月又怎好太放肆！

拜善似乎发觉了，一抬手又道：“老弟，你坐，坐！”他自己坐了下去！

关山月这才谢过坐下！

坐定，拜善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抬眼说道：“老弟，你在外面惹了祸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我不知道您这个‘祸’字何指？”

拜善扬了扬眉，道：“我指的是打‘九门提督’大少的事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统带，这个打字我担不起，也不敢承认，事实上我只是出于自卫地挡了他几拳，我可没想到他抢了先，成了原告！”

拜善“哦！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老弟，这话怎么说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不敢再瞒您，我在外面有个女人，但那不同于一般人的在外面有女人，我跟她情投意合，刚论及婚嫁……。”

拜善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以前没听你说，老弟？”

关山月赧然笑了笑，道：“以前不谈，不值得一提！”

拜善道：“那是好事，老弟，该早告诉我跟王爷……。”

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她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也许您知道她，她原是个卖唱的，在‘八大胡同’，叫红姑！”

拜善呆了一呆脱口呼道：“是她？老弟，我听说过，我听说过，大伙儿都说她是个难得的好姑娘，人美，才高，艺佳，卖唱不卖笑，冰清玉洁，冷若冰霜，不知多少人打过她